



野客叢書卷第十三



宋長洲王 楙

解經惡穿鑿



韓退之謂論語子在回何敢死死本先字僕觀北史  
李虎拜迎魏帝帝曰朕以卿爲死矣曰子在回何  
敢死乃知死字劉原父謂尚書愿而恭恭疑泰字  
蓋愿而加恭則愈拘而不和矣豈濟其不及哉僕  
觀南史顧愿字子恭虞愿字士恭則知恭字蓋古  
也郭次象謂孟子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

少當讀如多少之少謂人既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少艾艾言息也如耆艾之艾此說亦佳然觀離騷竦長劔兮擁幼艾戰國策不以予工乃與幼艾注引孟子慕少艾之語又齊王有七孺子注云孺子謂幼艾美女也又知以少艾爲幼美自古已然矣後世解經有極佳處然觀史傳所引又徃徃不然似此甚多不可殫舉僕舊從老先生授論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已謂孔子每事謙遜不應自謂人不如我好學只移焉字下一點於焉字上以焉字作煙字讀文意復別然觀北史引此語則曰如丘者焉因知後學之解聖經正不必用意過當爲穿鑿之說無悖於聖人經旨斯可矣

### 晉王氏數派

晉王氏最盛然數派非一族也僕不暇盡數姑擇其顯然者疏之渾濟坦之濛脩之屬皆太原之裔後漢隱士霸之後也祥覽敦導羲獻之流皆瑯琊之裔前漢御史大夫吉之後也渾戎衍澄亦瑯琊裔

祥覽別派也肅恂虔愷蘭陵人後漢良之後也儀  
陽城人魏脩之後也濬彝矩暢弘農人晉王氏無  
慮十餘派惟瑯琊之派最盛王導之孫珣珉謚穆  
十三子仕宋大顯而慶流蕃衍至隋及唐有琳者  
仕則天時有璵有搏者亦相繼爲時顯人皆導之  
適派也見於史傳者班班可考善乎李翰作鳳閣  
王侍郎傳論贊序曰太子晉之後有錯爲魏將翦  
爲秦將自秦至漢有吉有駿自漢至晉有祥有覽  
其正緒也則悅洽珣珉其旁支也則渾戎衍經此  
說正得其源流僕衰緒出自太原自晉避地徙於  
閩中按家譜十世祖諱烝仕唐爲水部郎中見閩  
川名士傳七世祖諱仁僨閩王審知辟爲大理評  
事不就避於剝頭鄉里服其節義至今稱剝頭王  
家焉

二書一意

韓退之上于襄陽書曰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  
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士之能垂  
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

者爲之後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與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才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才云云皇甫湜上江西李大

夫書曰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矻矻皇皇出其家辭其親甘窮饑而樂離別者豈有忒事哉篤守道而求知也有位之人所以休聲茂功鑠光保大不絕勳而窮名者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人也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窮歿而道屯況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堯水不抑而凶未去況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下之求知相須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也蓋以在位者居高而聽深在下者行卑而跡賤其事勢不同出處相懸故

也況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難也  
湜自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心徒恨今之人待士之分以虛華而今之士望人之分以豪末  
上下相鼓波流相翻是以役役栖栖猶鬱鬱而無語竊以閣下以周召之才云云二書皆用此意

### 陳遵投轄

大抵觀史當逆其意不可泥其文如陳遵傳云遵每大飲酒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

急終不得去如傳所云則遵閉門投轄率以爲常何其不近人情如此每閉門不放客出可也何至每以其轄投井中邪蓋投轄事一時偶然耳非謂其常如是也遵間嘗因醉中留客不住遂取客車轄投於井中史家紀此一事以見遵平時好留客如此後人不考其意遂謂常取人車轄投井中如李方叔詩可笑陳孟公好客常投轄何不曉事如此

### 阿買

晉宋人多稱阿如云阿戎阿連之類或者謂此語起於曹操稱阿瞞僕謂不然觀漢武帝呼陳后爲阿嬌知此語尚矣設謂此婦人之稱則間以男子者如漢殺阮碑陰有阿奉阿買阿興等名韓退之詩阿買不識字知阿買之語有自

士君子立論之難

甚哉士君子立論之難也東坡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僕謂

漢取天下雖不無詐力何嘗不以仁義漢守天下雖不無仁義何嘗不以詐力宣帝嘗曰我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此語甚當似不若曰雜秦周之所以取者取之雜秦周之所以守者守之者漢也溫公曰才德兼全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僕謂聖人道化之妙應變無方者也豈可以才德論邪才德兼全固雖天然資稟甚高者能之然在聖人似不當以是論何者要有所局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

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斯可謂  
善論聖人矣僕晚進寡陋不足以窺前輩藩籬之  
萬一鄙見如此未知是否

美事不兩全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天下美事安有兼得之理  
夏侯嘉正喜丹竈又欲爲知制誥嘗曰使我得水  
銀銀半兩知制誥三日平生足矣二願竟不遂而  
卒白樂天棄冠冕而歸鍛煉丹竈未成除書已到  
世事相妨每每如此蓋造化之工不容兼取旣欲  
爲官又欲爲仙安有是理邪

夷亭之讖

僕自幼嘗聞鄉中長老言潮至夷亭出狀元不曉所  
謂已亥庚子連歲大旱鹹鹵之水果至崑山境上  
所謂夷亭末地是時黃由魁天下次舉鄉中又籍  
籍言潮水至夷亭未以爲信也甲辰歲衛涇又魁  
天下蘇之爲州自本朝開國以來未有占大魁者  
而連舉預焉甚爲鄉中偉觀僕嘗作啓賀衛魁一

聯有曰謂夷亭兩見潮水君其應吉讖而登大魁  
而姑蘇連出異人我欲作雅歌而紀盛事蓋實錄  
也

書詞輕重

無垢先生爲郎曹日唯室先生通書則日子韶郎中  
老兄及入西清書詞之禮頓加稱官而不稱字門  
人疑之或以問唯室曰今爲天子使臣不比向來  
當還其禮豈以故舊之私廢之乎人以此爲識體僕  
伯祖公達與許右丞少伊有筆研之舊洎許入政

府伯祖猶爲士人書問往來不廢俱以字稱或謂  
伯祖許公隆貴母稱其字伯祖曰不然故舊之義  
安可以窮達異之哉然伯祖字之而許亦不以爲  
嫌人嘉伯祖之不屈服許公之有量

新莽威斗

避暑錄載韓玉汝家有王莽銅料狀如勺以今尺度  
之長一尺三寸其柄有銘曰大官乘輿十涑銅料  
重三斤九兩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十二月工  
遵造史臣閔掾臣岑掌旁丞臣弘令臣栩第二十

六料食器其文如此又觀隸釋載新莽候鉦銘候  
鉦重五十來斤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古工二  
疇造齋夫放守史凡椽太守左丞守令嘉掌其上  
大夫闕二字省其文意亦如此二銘甚相類僕考新  
莽傳建國八年改天鳳天鳳六年改地皇莽自以  
土行故以戊子代甲子爲六旬之首冠用戊子爲  
元日是以每年有上戊之文又案天鳳四年八月  
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以五石銅爲之若北  
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旣畢令司命負之

莽出在前入在御旁其用如此後劾孔仁亦曰右  
杖威節左負威斗玉汝家所藏銅斗正此物也觀  
制度亦相似第尺寸差殊耳前後所製固自不同  
又觀南史有人開玄武湖於古冢上得一銅斗有  
柄文帝以訪朝士何承天謂此亡新威斗莽三公  
亡者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公居江左者  
惟甄邯必邯之墓俄啓冢又得一斗復有石銘大  
司徒甄邯之墓人皆服其博識又知當時威斗有  
以賜大臣者如此候鉦無所考據然不觀候鉦銘

無以驗銅料爲真新始物也候鈕銘云重五十來斤來字上加一點是泰字古人七字有如此借用者因知北齊文宣以七爲泰而誅弟上黨王渙其指亦有自

### 漢人居喪

漢人居喪率多以日易月罕有終三年之制者其制自文帝始文帝遺詔令臣子勿久喪已葬則除自後因而弗改習以成俗故翟方進爲相後母終旣葬二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之備漢相不敢踰

國家之制然當時亦知終三年喪爲盡禮如原涉行父喪三年顯名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爲宗室儀表薛宣後母歿其弟脩去官持三年喪而宣不然遂以不孝免又漢碑中有居喪二交非五五者則以爲美談如李翊費鳳之徒以爲至孝銘爲考憂釋紉公義卓休其見推往往如此則知當時丁父母憂持三年喪者鮮矣不特不能持三年喪且居憂而遷除者有之如魯峻居母憂自乞拜議郎是也漢人居喪大率可見奪情

廢禮往往行之而安其薄甚矣然又有過於厚者如高陽令楊著遭從兄憂而去官度尚遭從父憂而解秩又有爲其師服斬喪三年而不釋者禮之過不及如此

漢人下語

鄒陽曰高皇帝收敝民之倦谷永曰陛下當盛壯之隆太史公年表楊惲皆曰當盛漢之隆班固曰高帝行寬仁之厚杜延年曰晉獻被納謗之讒申生蒙無罪之辜枚乘曰馬方駭鼓而驚東方朔曰賜

清燕之間漢人文章有如此下語者似覺意疊要不害於理近時有直學士院制誥中用龍光之寵之語而上不喜以謂意重惜當時無以此言奏之客有言上語者躊躇久之謂寵字難改僕謂求便於時作龍光之渥爲穩帖也僕又考之龍光二字六經中別無出處惟詩有之據詩爲龍乃寵字借寵爲龍耳然漢人碑刻以龍光對言鶴鳴是又以爲龍鳳之龍矣

弟姪獻言

兄弟之子猶子也占人視姪以父道曰叔父曰大人而事叔亦以子禮叔姪之分與父子同是以後世贈言不敢施於叔父者正懼其僭也僕謂古人叔姪之分雖有間而事有可告則不可得而隱古人叔姪之間自有相與之至情初不以尊卑爲間者僕觀爰盜爲吳相臨行辭其兄子種種謂盜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君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劔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如此則幸得脫觀此數語斷斷乎治吳之藥石也種爲此言不以爲嫌蓋受其說不以爲罪蓋用種計迄善於吳此正姪規叔之一例也唐人如沈亞之歐陽詹權德輿之徒皆有送叔序豈非祖此意乎芮城府君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此又弟獻言之一例也如柳子厚等亦有送兄序

游士持書干謁

今游士持朝士書走江淮謁州郡往往視書之輕重而次第之此風其來尚矣僕觀沈亞之集有與路

鄜州一書其間言某自某方來以某執事書視書  
爲之輕重書多者館善宇飽善味書之次者又次  
之其有無因而至者雖辯智過人猶以爲狂卽與  
偶然之輩傲幸之徒退栖陋室與百姓雜處飯惡  
味且是謁閣下者不獨盡窮餓求粟帛者亦有抱  
其才智求藏否於閣下合一貫以禮而以書不書  
爲輕重竊恐天下之士其來閣下門者皆爭齋書  
爲糧受閣下之惠而皆曰某官之書而禮我何有  
愧於閣下不惟不愧且將憤怨閣下勞費以無益  
觀亞之所言可以見當時游謁之士

王勃等語

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  
爲工僕觀駱賓王集亦曰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  
共雨聲相亂曰金飈將玉露俱清柳黛與荷綳漸  
歇曰緇衣將素履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此類不  
一則知當時文人皆爲此等語且勃此語不獨見  
於滕王閣序如山亭記亦曰長江與斜漢爭流白  
雲將紅塵竝落歐公集古錄載德州長壽寺碑與

西清詩話如此等語不一僕因觀文選及晉宋間  
集如劉孝標王仲寶陸士衡任彥升沈休文江文  
通之流往往多有此語信知唐人句格皆有自也  
李商隱曰青天與白水環流紅日共長安俱遠陳  
子昂曰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煙共色曰新  
交與舊識俱懽林壑共煙霞對賞

二史下卽字

班馬二史下卽字曰所治卽上意所欲臯予監吏深  
刻者卽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卽豪必舞文

巧詆卽下戶羸弱雖文致法往往釋之曰其在朝  
君語及之卽危言不及之卽危行曰國有道卽順  
命無道卽衝命曰今單于卽能前天子自將兵討  
卽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曰言無男卽喜言漢廷  
治有男卽怒曰溫舒善事有勢者卽無勢視之如  
奴曰今能入關破秦甚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  
東曰卽有緩急真可將兵曰卽無事當窮究曰漢  
卽來我卽發曰卽上云云大王卽有周召之名似  
此言甚多卽之爲言就也亦當時史文之語助耳

丈人

今人呼丈人爲泰山或者謂泰山有丈人峯故云據  
雜俎載唐明皇東封以張說爲封禪使及已三公  
以下皆轉一品說以壻鄭鎰官九品因說遷五品  
玄宗怪而問之鎰不能對黃番綽對曰泰山之力  
也與前說不同後山送外舅詩丈人東南英注謂  
丈人字俗以爲婦翁之稱然字則遠矣其言雖如  
此而不考所自僕觀三國志裴松之注獻帝舅車  
騎將軍董句下謂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按裴

松之宋元嘉時人呼婦翁爲丈人已見此時

晉官品占田

晉平吳之後制官品占田之法第一品占五十頃第  
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  
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  
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  
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國朝近制官品  
限田多寡之格其與晉同而較之舊制已減半矣

野客叢書卷第十四

宋長洲王 楙

王珪母妻識見

新唐書載王珪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母李嘗曰兒必  
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等  
過其家李闕大驚敕具酒食盡歡終日喜曰二客  
公輔才汝貴不疑杜子美送重表姪王珪詩曰我  
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  
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餽

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  
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剪髻鬢鬻市  
充杯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  
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蚪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  
皆因此人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  
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正  
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官  
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傳不朽杜  
詩所載如是之詳觀詩言房杜來沽酒留飲之意

似與傳文同然此是瑤妻杜氏非關母李氏事前  
輩往往疑之終莫能辨或以爲傳誤僕謂觀者正  
不必深泥要當兼考於理爲得傳言母李而詩言  
妻杜有以知婦姑皆賢其高識遠見甚非常人所  
能及者母見房杜則謂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妻  
見太宗則謂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其事甚異  
詩傳互相發明皆可爲據也趙次公曰蚪髯十八  
九謂太宗又曰有蚪髯公傳僕謂引蚪髯公傳誤  
矣此乃太宗乃李靖所遇之人張三郎者所謂蚪

韓公者亦偉人見隋室不靖亦欲規圖基業太宗  
既出見其英武爲不可及於是過海自立爲扶餘  
國王其事甚明見太平廣記此事甚與陳希夷返  
華陰山意同

賈島事衆說不同

新唐書載賈島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  
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  
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值公卿貴人  
皆不之覺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詰之久乃得

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唐遺史  
載賈島初赴舉在京一日在驢上得句云云引手  
作推敲之勢時韓退之爲京兆尹車騎方出島不  
覺行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道所得詩句  
退之遂竝轡歸爲布衣交後累舉不第乃爲僧號  
無本居法乾寺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  
吟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攘臂奪之  
曰郎君何會此邪宣宗旣去島知亟謝罪乃除遂  
州長江簿後遷晉州司倉卒故程錡以詩悼之有

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之句摭言又載賈島太和  
和中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街時秋風正厲黃葉可  
掃島吟曰落葉滿長安求一聯不可得不知身之  
所從因衝京兆尹劉栖楚節被繫一夕釋之又嘗  
遇武宗於定水精舍島尤肆慢武宗訝之初曰令  
與一官授長江簿至晉州司倉卒三者所載異同  
如此新書謂先爲浮屠後舉進士遺史謂後因不  
第乃爲僧得僧敲月下門之句衝京尹韓退之節  
摭言謂聯落葉滿長安之句衝京尹劉栖楚節新

書謂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遺史謂奪詩卷忤  
宣宗除長江簿摭言又謂肆慢武宗云云其紛紛  
之論不同如是不可曉僕觀集中載大中八年賜  
島爲長江簿墨制九十四字若是則島出仕於宣  
宗之時似合遺史之說矣考蘇絳所撰墓志則曰  
罹飛謗責授長江簿三年秩滿遷晉州司倉會昌  
癸亥歲終於郡官舍歿未浹旬又轉當州司戶於  
我何有此正與傳文所載同要當以此爲正島歿  
於武宗之世不應至宣宗之時方仕墨制疑後人

所擬以附會遺史之說不然則太和誤爲大中亦未可知

### 文帝輕信

文帝雖天資仁厚然失於輕信賞罰之命往往出於一時而不加審細所以當時之人卒能救止不至麗於有過之地季布爲河東守人或言其賢則召以爲御史大夫又或言其使酒則罷歸故郡賈誼通諸家之書廷尉言其能則召以爲博士絳灌言其褻權則棄之長沙周勃以大臣之重或者言其

反則下廷尉太后言其不反則赦出之太倉令或者言其過遽下腐刑緹縈言妾父廉平則怨之孟舒魏尚守雲中皆有能稱稍有所聞則下吏削爵一聞田叔馮唐之言遂復其故職至於以口鈍而責上林尉以辯給而遷嗇夫以犯蹕而欲致其死以盜環而欲致之族是皆出於一時之喜怒而賴張廷尉之救止也文帝輕於賞刑往往如此正自其輕信之過向非有以救之能無損於文帝之仁乎

漢人多引逸經

漢人多引逸經之詞漢武元朔詔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元鼎詔曰詩云四牡翼翼呂征不服楊終曰詩云皎皎練絲在所染之張衡曰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注逸詩曰祈招之惜惜式昭德音引逸詩者如此鼂錯贊書曰母爲權首將受其咎王商傳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注逸書之詞蕭何傳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律歷志書曰先其算命蕭望之傳書曰戎狄荒服陳湯傳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主父偃傳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注此周書者本尚書之餘引逸書者如此

取亭館名

東坡見人讀晉書問其間得幾亭名范石湖亦嘗與立之伯父言凡亭館名須於前代文籍中取本朝文籍要未爲古似不宜取僕謂借如本朝歐公荆公蘇黃諸公以其名重就其詩句取之猶未爲過近時稍有詩聲遂採以爲扁榜甚無謂也大抵名

不可過實與其浮誇不若少貶以溫公學術而園  
曰獨樂堂曰讀書初未嘗誇耀今人率求美名以  
飾其處不顧已之所安如懸車扁曰見一是也時  
人好誇不止一端如名寵婢如書桃符皆然桃符  
書惟天佑于一德入荒開壽域此等語不知常人  
何以當之僕叔祖嘗以桃符丐唯室先生書先生  
書曰但願兒孫勤筆墨不妨老子自婆婆娑此語甚  
得體

### 金條脫事

南部新書載大中閣上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溫  
飛卿續之飛卿以玉條脫應之宣宗令以甲科處  
之爲令狐綯所沮除方城尉綯嘗問其事於飛卿  
曰出南華真經非僻書也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  
覽古綯甚怒後飛卿詩有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  
北夢瑣言謂南華真經無玉條脫事不知當時何  
所據也僕謂真誥玉條脫事正在第一篇中謂華  
陽第一篇可也豈南華第二篇邪然考飛卿集有  
題李羽故里一詩尾句曰終知此恨銷難盡孤負

華陽第一篇無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得非別詩乎此事數處所載率有異同盧氏新記又曰唐文宗一日問宰臣古詩輕衫襯條脫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卽今之腕釧安妃有金條脫是臂飾也北夢瑣言又謂宣宗嘗有金步搖未能對求進士對之溫庭筠以玉條脫續之帝賞焉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絢假其修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告於人由是疎之溫亦有言中書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宣宗微行過於逆旅溫不識帝詰之曰公非長史乎曰非也謫爲方城尉流落至歿撫言又謂庭筠與執政有惡奏其攪擾場屋黜爲方城尉說者不一如此

杜荀鶴羅隱詩

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鶴羅隱爲多杜荀鶴詩如曰祇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曰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曰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歿前閒曰世間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行睡

人曰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曰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如羅隱詩如曰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曰能消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點塵曰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出曰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曰明年更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今人多引此語往往不知誰作

### 古文尚書

遜齋閒覽曰春秋襄公六年楚殺令尹子辛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乎不刑因舉虞書成允成功爲證又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傳引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此皆大禹謨之文杜預注曰逸書也是未嘗讀古文尚書耳僕謂當是之時古文尚書未出而預之所引非今之本是以不同如國語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韋昭注皆曰今書無此文其散亡乎又引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

邦民可近不可下如此等語甚多韋昭皆注以爲  
逸書按今尚書數處本文具存初未嘗散失也非  
恃國語爲然又如禮記引君陳此謀此猷惟我后  
之德泰誓予克受惟朕文考無罪鄭氏注亦以爲  
無此文不知此文元在杜預之見正與韋昭鄭玄  
同皆以本文爲逸詞非不讀古文尚書蓋古文尚  
書未行於時故爾且預所見不獨是也如戒之用  
休董之用威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慎始敬終終  
以不用臯陶邁種德念茲在茲聖有謨勳明徵定  
保如此等語預皆注爲逸書又如穆叔舉泰誓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預注謂今尚書無此文諸儒疑  
之按諸語具存今尚書中聖有謨訓作聖有謨勳  
注謂聖哲有謀功者此一字與今不同

### 金叵羅

漫錄曰東坡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  
案北史祖珽盜神武金叵羅蓋酒器也韓子蒼詩  
亦曰勸我春風金叵羅僕謂金叵羅入詩中用已  
見李太白矣不但蘇韓二公也雖知金叵羅爲酒

器然觀祖筵盜金叵羅置髻上髻上豈可以置酒  
器乎黃朝英亦有是疑

### 奚斯頌魯

顏師古作正俗引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言奚  
斯造此廟而王延壽靈光殿賦不當云奚斯頌僖  
此說是矣不知其失不自延壽始自班固始也

兩都賦序曰臯陶歌虞奚斯頌魯知此語舊矣  
魯頌子夏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孫行父請  
命於周而史克作頌闕宮卒章曰新廟奕奕奚斯

所作毛萇注曰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鄭箋  
曰奚斯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知史克作頌奚斯  
作廟矣班固乃以魯頌爲奚斯所作豈非誤邪賈  
氏羣經音辨謂班氏將見前世傳詩學者或有異  
說與僕觀李善文選注曰韓詩魯頌新廟奕奕奚  
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  
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乃知此語有自宋鮑昭河  
清頌亦曰藻被歌頌則奚斯之徒

### 衆口鑠金

屈原九章曰故衆口其鑠金今初若是而逢殆補引  
鄒陽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之語在後豈應引證不  
知在楚人之前嘗有此語矣觀鄧析子曰古人有  
言衆口鑠金三人成虎鄧析春秋魯定公時人鄧  
謂古人有言則此語又見於鄧之先矣補引漢人  
語是未見鄧析子書耳且在鄒陽之前張儀亦嘗  
有此語其後李善注文選鄒陽語引國語伶州鳩  
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要未爲廣論衡曰衆口鑠金  
者在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

### 櫻桃無香

漁隱曰退之櫻桃詩曰香隨翠籠擎初重色映銀盤  
瀉未停櫻桃無香退之言香亦是語病僕謂凡麗  
於土而被雨露之發育者皆有香香者氣也謂草  
無香則曰風吹花草香謂竹無香則曰風吹細細  
香豈可謂櫻桃無香哉漁隱不參物理但謂芬馥  
者爲香而不知物之觸於鼻觀者非香而何

### 天開圖畫記

朝應期作真州天開圖畫樓記曰公試爲我矯首而

望江都宅其東牙檣錦纜還有隋煬帝之遺蹟可  
鑒乎瓜步控其西金戈鐵馬還有魏太武退師之  
故道可襲乎南則建業孫仲謀拔刀斫案之怒今  
尚可激乎北則臨淮南霽雲抽矢射浮屠之恨今  
尚可償乎此意出於在彥章京口月觀記米南宮  
壯觀亭記月觀記曰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  
海門鴟夷子皮之所從遯也其西曰瓜步魏太武  
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  
居也江中之流則祖豫州之所擊節而誓也壯觀

亭記曰嘗試與客指天末之壘巘望林表之平陸  
曰此吳蜀之所爭也此六朝之所都也此曹孟德  
劉玄德之所摧敗奔北而陸遜周瑜之所得志而  
長驅也此梁武之所不能有而侯景之所陸梁而  
睢盱也此孫皓陳叔寶窮侈極麗惟日不足而今  
日之荒墟也漁隱謂東坡超然臺記其略云南望  
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  
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遯也西望穆陵隱  
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

澠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此語本  
祖習鑿齒書意其後月觀記等從而效之習書曰  
吾來襄陽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  
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  
邑懷羊公之風

端午

容齋隨筆曰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張說上  
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唐  
類表有宋璟請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  
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僕  
觀續世說齊映爲江西觀察使因德宗誕日端午  
爲銀餅高八尺以獻是亦有端午之說

承准字

今吏文用承准字合書準說者謂因寇公當國人避  
其諱遂去十字只書准僕考魏晉石本吏文多書  
此承准字又觀秦漢間書與夫隸刻平準多作准  
知此體古矣干祿書廣韻注謂准俗準字旣古有  
是體不可謂俗書要皆通用石林燕語言京師舊

聖朝叢書  
卷十四  
十四  
有三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魯公爲相以其父  
名準改爲平貨務僕謂平準字自古以來更革不  
一觀宋書平準令避順帝諱改曰染署其他言準  
字處所避可知

徐忻詩

西清詩話徐忻作詩有唐人風氣有詩曰劔去池空  
一水寒游人到此凭闌千年來是事消磨盡只有  
青山好靜看僕記得一雜說謂一婦人能詩舉其  
一絕末聯云年來萬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

語工于徐

野客叢書卷第十五

宋長洲王 楙

富公奉使語

漫錄曰東坡撰富鄭公神道碑載公奉使語曰北虜  
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  
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旤故北朝諸臣爭勸  
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予按唐鄭元璠謂  
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旣不能臣  
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皆入將士在可汗一

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資幣帛皆入可汗  
坐受利益頡利納其言乃知鄭公之言出於元壽  
僕謂東坡固嘗言之矣鄭公此言正祖嚴安論狗  
西南夷之議漫錄未之聞邪自嚴安爲是說後三  
國志陸抗亦嘗用此意諫吳主矣時師旅仍動百  
姓疲敝抗疏曰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  
卒彫瘁寇不爲衰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昧  
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元壽  
又祖其意晉顧雍所言亦是此意非特抗也

逍遙谿愚谿

王建逍遙谿亭詩曰逍遙公在此徘徊帝改谿名起  
石臺車馬到春常借問子孫因選暫歸來稀疎野  
樹人移折零落蕉花雨打開無主青山何所直賣  
供官稅不如灰劉禹錫傷愚谿詩序曰柳子厚歿  
三年有僧來告曰愚谿無復曩時矣悲不自勝遂  
爲七言以寄恨曰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  
鄰家惟見里門通德勝殘陽寂寞出樵車僕觀二  
詩深有感焉當逍遙公隆盛之日太官載酒奉常

抱樂鑿與翟禕增賁泉谷見誇於諸公者不一韋  
公去此才數世耳向者逍遙之地至於賣供官稅  
不如灰當子厚無恙之日所游愚谿皆一時名士  
而子厚物故未久乃至殘陽寂寞出樵車是何墮  
廢一至於此觀此二事重使人惻然前人基緒後  
人鮮克保持雖欲委曲爲計有不可得李衛公平  
泉山居戒子孫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  
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士也諄戒非不切至然平  
泉隆平一品幾爲洛陽大族有力者取去嗚呼姦  
豈告戒所及哉

握髮等事

今言吐哺握髮必歸之周公如李瀚蒙求所載是也  
不知先此大禹蓋嘗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  
矣事見淮南子今言持竿誦經不知雨之流麥必  
稱高鳳不知先此朱買臣蓋嘗孜孜修學不覺雨  
之漂粟矣事見鄒子前漢書載韓信微時從漂母  
乞食不知先此伍子胥微時蓋嘗從擊綿女子乞  
食矣事見吳越春秋此三事皆在前世罕傳焉

聖人名字隱而不彰者

孟子題辭曰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名軻字則未聞也前漢志顏師古注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而此志無字只曰孟子未詳其所得僕謂孟子之字見於孔叢子夫豈未之見邪因知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何可勝數往往見於傳注碑刻雜說姑表一二出之楚狂接輿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陽許由字仲武竝見莊子釋文伯夷姓墨名智字公達叔齊名亢字公信夷齊乃謚也見論語注臯陶

字廷堅見左傳孔安國字子國見孔叢子漢高祖父太公名惔字執嘉見皇甫謐帝王世紀高祖兄仲名喜曹參字敬伯漢申公名培見史記逢蒙之弟名鴻超楊朱之弟名布見列子鄭子真名樸叔孫通名何見楚漢春秋項伯名纏字伯見漢書注楊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陳仲子字子終見高士傳商山四皓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見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見崔氏譜箕子名餘胥見司馬彪注易牙名垂字易牙見孔穎達左氏疏伏

生名勝字子賤叔敖名饒字叔敖竝見碑彭祖姓  
錢名鏗見姓苑錢音剪見論語竊比老彭疏胡如  
村乃作賤字用干姓編亦然非也  
行狀不宣等語

漫錄謂文選楊脩答臨淄侯賤末曰造次不能宣備  
書尾用不宣語起此僕觀漢高祖初定天下諸侯  
王上疏云云末云大王功德著於後世不宣昧歿  
再拜此正不宣語之所從出也又謂自唐以來爲  
墓志必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行狀如梁江  
淹之作是也僕觀吳志周條等甄別行狀上疏云  
云此行狀之名所由始也

設法

今用女倡賣酒名曰設法或者謂漢晉未聞僕謂此  
卽卓文君當壚之意晉人阮氏醉臥酒壚婦人側  
司馬道子於園內爲酒壚列肆使姬人酤鬻酒肴  
是矣

賤庶出之子

自古賤庶出之子王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孝武曰

崔道固如此豈可以偏庶侮之顏氏家訓曰江左不諱庶孽河北鄙於側出江左喪室之後多以妾媵主家事河北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至唐而此風猶存觀褚遂良請千牛不薦嫡庶表曰永嘉以來王塗不競在於河北風俗乖亂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降及隋代斯流遂遠獨孤后禁庶子不得近侍聖朝深革前弊人以求進不論嫡庶於今二紀今日薦千牛舍人仍此爲制禮所未安觀此可以見漢晉以來重嫡而輕庶矣竊又考之趙簡

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至母卹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對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於是母卹爲世子知此意自古而然

### 秦夫人

漢碑有書太夫人爲秦夫人或者以爲異僕謂漢人多書太爲秦如前漢書秦平秦一秦甚之類是也范曄避家諱故後漢書皆書秦爲太如郭秦鄭秦爲郭太鄭太是也漢碑所以書秦夫人近有好用古字者書是非爲氏飛而或者笑之僕謂此固好

奇不可謂無所本古人書字率多借用蓋嘗考之漢書以頒示字書觀看字如視其節儉是也荀子以觀看字書是否字如是其庭可搏瓦是也漢志以是否字書氏族字如至玄孫氏爲莊王是也書非字爲飛者如漢碑所謂飛陶唐其若是乎此氏飛字之所據也

### 螟蛉

今呼非所生之子爲螟蛉觀南史宋明帝負螟之慶言廢帝非所生也北史胡叟養子字螟蛉又觀董仲舒斷甲無子養非所生引詩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之義知此說尚矣

### 禁中起居注

葛洪引漢禁中起居注驗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知漢起居注在宮爲女史之職自魏晉以來起居注皆近侍之人所錄不復女職矣今考隋書經籍志自漢獻帝以來至隋開皇間所謂起居注凡有十四部隋志謂晉時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

副也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又謂禁中起居注零落不可復知觀葛洪所引則知尚存於晉至隋始亡

### 唐時揚州通州

唐時揚州爲盛通州爲惡當時有揚一益二之語十里珠簾二十四橋風月其氣象可知張祜詩曰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有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歿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曰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是承平日猶自笙歌徹

曉聞徐凝詩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明月在揚州其盛如此通州不然白樂天詩曰通州海內恓惶地司馬人間冗長官元微之詩曰折君災難是通州又曰黃泉便是通州郡其不美如此一謂神仙一謂黃泉相去霄壤矣

### 千秋一日九遷

文選任彥昇表曰雖千秋一日九遷荀爽十旬遠至李善注曰東觀漢記謂車丞相自高寢郎一月九遷爲丞相日當爲月字之誤也僕謂李善注此未

爲盡善考漢書高寢郎田千秋訟太子寃武帝立  
拜爲大鴻臚師古注立拜者立見而卽拜之言不  
移時也謂千秋因此一言頃刻之間自高寢郎超  
遷九叔至大鴻臚非謂一日之間九次遷除也謂  
之一日正不爲失李善誤認此意乃以一月九遷  
爲丞相又案漢書千秋爲大鴻臚數月代劉屈氂  
爲丞相封富民侯漢史謂千秋特以一言寤意旬  
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蓋以此也則知千秋爲  
相封侯乃在鴻臚數月之後所謂旬月者十月也

豈一月九遷爲丞相哉善蓋引東觀記之謬耳

### 蕭何留守

漫錄曰留守字案漢外戚傳戚夫人從上之關東呂  
后常留守高承事物紀原乃言留守始唐非也僕  
謂漢高祖出征留蕭何守關中此正留守本意後  
之所謂留守者正祖此爾呂后婦人豈所當據其  
後如鼂錯請居守光武以寇恂守河內晉惠帝幸  
長安荀藩在洛陽留臺承制隋煬帝幸遼東命樊  
子蓋東都留守似此不一高承事物紀原謂留守

起於唐何其太鹵莽邪推而上之則又出於石祁子守之意後觀史記越世家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惟太子留守知此意又遠矣

歸去來辭語

漫錄曰淵明歸去來辭云臨清流而賦詩蓋用嵇康琴賦中語僕謂淵明胸次度越一世其文章率意而成不應規倣前人之語其間意到處不無與古人暗合非有意用其語也儻如漫錄所言則風飄飄而吹衣出於曹孟德泉涓涓而始流出於潘安

仁此類不一何獨用嵇康之語哉

人生何須

南史張緒謂柳世隆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裴昭明歷郡清勤不事儲畜常謂人曰一身之外復何須乎子孫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不如一經二說出於齊勉

衙牙二字

漫錄曰孔氏雜說牙者旗也太守出則有門旗遺法

也後遂以牙爲衙或以舍廡爲衙唐韻曰衙府也  
是亦譌耳案語林近代通謂府廷爲公衙字本作  
牙譌爲衙大司馬掌武備猛獸以牙爲衛故軍前  
大旗謂之牙旗南史侯景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  
以次引進牙門始見於此續釋常談又引北史宋  
世良在郡牙門虛寂爲牙門所自僕謂皆未也牙  
門已見後漢觀鄒義到公孫瓚營拔其牙門三國  
魏文帝置牙門將晉陸機襲父爵爲牙門將案後  
漢汪真人水鏡經凡軍出立牙於令堅完若折將  
軍不利是以言兵法釋吉日祭牙後漢臧質晉袁  
宏顧愷之宋王誕皆有祭牙文吳胡綜有大牙賦  
皆謂武備之意而牙衙之說信矣謂譌牙爲衙恐  
未必然疑牙衙二字古者通用不然宋世良牙門  
虛寂北齊書何以書衙

奏記禮重

兩漢博文謂前書鄭朋奏記於蕭望之奏記自朋始  
也僕觀隸釋秦漢以來有此奏記僕不暇遠考在  
前漢時丙吉奏記霍光李尋奏記翟方進非特鄭

朋而已考丙吉在鄭朋之前不可謂自朋始也奏  
記之體在東漢之時其禮甚重觀孔子廟碑魯相  
奏記司徒司空府首具年月日魯相某等叩頭歿  
罪敢言云云申又云叩頭歿罪謹案某人云末云  
某皇恐叩頭歿罪上司空府凡一記三用叩頭歿  
罪而其間連言叩頭連言歿罪宛類表章之體第  
不稱臣耳有以見當時上下官守甚嚴

### 致仕官祿

石林謂東漢鄭均致仕章帝賜尚書祿終身時號白  
衣尚書則知漢致仕無祿也唐制亦然時亦有特  
給者僕謂漢唐致仕者亦皆有祿據通典謂漢制  
凡吏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  
之終其身不可謂漢致仕無祿也又觀唐令諸職  
事官年七十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給半祿又致仕  
官建中五年敕所請半祿料從敕出日於本貫及  
寄居處州府支給

### 雌霓

沈約製郊居賦其間曰駕雌霓之連蜷泛大江之悠

永出示王筠筠讀雌霓爲雌鴉約喜謂曰霓字惟  
恐人讀作平聲司馬溫公謂非霓字不可讀爲平  
聲也蓋約賦協側聲故爾僕考之雌霓二字東方  
朔七諫中已嘗用之矣張衡七辯亦曰建雌霓以  
爲旗

曾子之書

曩時國學出高明光大在加意論而一時士子說光  
大之意此董仲舒引曾子之語不知曾子之書乃  
高明廣大非光大也加之至而已非加之意也此

雖據仲舒之所舉要以曾子之書爲正仲舒又謂  
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曾子則曰與  
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曾子又曰與其  
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拘曰巧言令色雖少行而  
篤難於仁矣此語與今論語微異又如所謂蓬生  
麻中不扶自直所謂良賈深藏若虛所謂與君子  
游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  
游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皆見曾  
子之書諸書所引蓋本於此

臺笠緇撮

毛詩臺笠緇撮傳謂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緇撮  
緇布冠也鄭箋謂臺夫須也以臺皮爲笠緇布爲  
冠故謝玄暉詩曰臺笠聚東菑注臺禦日笠禦雨  
是以爲二事蓋本毛之說麴信陵詩曰臺笠冒山  
雨渚田耕荇花以臺笠對渚田是以爲一事蓋祖  
鄭之說二詩皆有據依考孔穎達正義臺可爲笠  
則一也傳分之者笠本禦暑而良耜曰其笠伊糾  
因可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則知毛之見如此

不可爲已甚

君子之治小人不可爲已甚擊之不已其報必酷僕  
因觀北史神龜之間張仲瑀銓削選格排抑武人  
不使預清品一時武人攘袂扼腕至無所泄其憤  
於是羽林武賁幾千人至尚書省詬罵直造仲瑀  
之第屠滅其家羣小悉投火中及得尸體不復辨  
識惟以髻中小釵爲驗其受禍如此之毒事勢相  
激乃至於此爲可傷也莊子謂刻核太過則不肖  
之心應之今人徒知銳於攻擊逞一時之快而識

聖容書言 卷十五 一四  
者固深懼之

酒分聖賢

松  
皇甫嵩作醉鄉日月有曰凡酒以色清味重而甜者  
爲聖色濁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爲賢色黑而酸醜  
者爲愚以家醪糯觴醉人者爲君子以家醪黍觴  
醉人者爲中庸以巷醪麥觴醉人者爲小人其說  
雖不同然以酒分聖賢者其意祖魏人庾語所謂  
清者爲聖濁者爲賢之說然又考之魏人之說又  
有所自鄒陽賦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醜清者聖明

濁者頑駮僕嘗評之酒之清者爲聖可也若與濁  
者爲賢何哉當爲頑愚魏人庾語與夫醉鄉日月  
其說有疵不若鄒陽之語爲善也魏略以白酒爲  
賢

書局

